

◎方勇 陸永品 撰

上册

增訂新版

莊子論評

陸永品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方勇 陸永品 撰

莊子詮訂

增訂新版

上册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据《圣哲画像记》

至德之世乎昔者谷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豨高氏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之以已純甘其食美其服通以半口官於常
性无樂其俗安其居隣國相望雞狗
 之音相聞氏至老死而不相往未
至也若此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遇頸擧踵日甚所有賢者疏擯
 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王之
 事足跡揆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天治之則是上之好智之過
在上者少則也好之則上誠好智而无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鳥
 鴛罪弋機獲之智多則鳥亂於上
 矣鈎餌罔罾罾苟之智多則魚亂
 於水矣削格罪落置罟之智多則
 獸亂於澤矣及之愈甚遇之愈巧罪禽也
然治天下者罪不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
但知无妙也諂同異之變多則俗或於辯矣下多上之
者下不能求其少也故天下每有大亂
少而以逐多則迷也罪在於好智故天下皆知求其所
 不知而莫知求其所以知者知而不求所
謂不知會已致上

據英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所 藏 敦 煌 經 卷 子 《 庄 子 子 郭 象 注 · 胙 篋 》 殘 片

論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特色（代序言）

研究莊子的學者無不認為，在先秦諸子散文中，莊子的散文寫得最生動、最優美、最有個性化，因而歷來也最受人們的喜愛。莊子散文之所以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特別受到人們的青睞，這與莊子其人具有「洗洋自恣」的氣質及其散文富有的濃厚浪漫主義特色，是密切相關的。在中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是兩種比較突出的不同的藝術流派。莊子散文可當之無愧地被稱為中國最早浪漫主義文學的傑作，哺育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成長和發展。郭沫若認為，大半個中國文學史都受到莊子的影響，此話并非言過其實。值得在這裏說明的是，過去我們在研究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時，曾根據高爾基對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的看法，認為莊子散文是消極浪漫主義。現在看來，這種看法未必是正確的。基於此種考慮，本文擬從下面幾個方面，對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問題，予以新的研究和探討，即：（一）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二）新人耳目的寓言故事；（三）熾熱動人的詩人氣質；（四）出乎尋常的誇張比喻手法。

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

先秦諸子散文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一般說來，它的文字大都寫得古樸篤實、簡潔省淨，其中也不乏驚人的奇妙的傑構。但是，其他諸家的驚人奇妙之處，若與莊子散文相比，則顯得大為遜色。就莊子散文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而言，不僅在先秦文學中獨樹一幟，即使在中國文學史上，也佔有顯著的地位。

對於莊子散文雄奇怪誕的藝術意境，我們爲了論述的方便，姑且從其雄奇、險僻、怪誕三點來分析。

《莊子》的雄奇宏偉，氣勢磅礴，充滿着浪漫主義精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莊子》開篇《逍遙遊》寫鯤鵬展翅九萬里的寓言，古往今來，曾博得不少評論家的高度贊賞。晉代阮修，曾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然高逝，莫知其情。」^①把莊子描寫鯤鵬碩大無比，擊水三千里，扶搖直上九萬里，「志存天地，不屑雷霆」的磅礴氣勢和勇猛精神，逼真地再現出來。這種雄奇壯闊的意境、宏偉浩瀚的景象，是南華老仙匠心獨運的卓然建樹，爲後人留下難得的藝術享受。盡管莊子用此寓言，旨在表現鯤鵬逍遙無爲的思想，但在客觀上，

却能「令人拓展胸次」，給人一種「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三〕}的感受。

所以，取師於莊子的唐代偉大浪漫主義詩人李白，曾情不自禁地贊嘆說：「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志）怪於齊諧，談北溟之有魚。……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崩奔，……吾亦不測其神怪之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四〕}所謂「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即高度評價這篇雄文所取得的浪漫主義成就。莊子在戰國時代，竟能以非凡的才智和氣魄，創作出如此高不可攀的藝術佳作，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難怪李白對南華老仙贊嘆不已，驚怪其竟然能創作出此等崢嶸、浩蕩之奇言。

清代評論家劉熙載，又用「能飛」來評論莊子崢嶸浩蕩的神妙之筆。劉氏說：「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五〕}莊子筆法，變化莫測，「無端而來，無端而去」，神奇雄偉，豪放灑脫。李白、蘇軾、辛棄疾等豪放派詩人，大多得力於莊子，從莊子那裏汲取豐富的營養，才使他們在詩詞文賦方面取得偉大的藝術成就。蘇軾對於莊子，佩服得五體投地。據史書記載，當蘇軾讀《莊子》書時，曾贊嘆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六〕}辛棄疾也深受莊子的影響，他在詩詞中常常徵引莊子的語言。他說：「案上數編書，非《莊子》即《老》。」（《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庵即世）^{〔七〕}從這些事實，亦可間接透露出莊子對後代浪漫主義文學起到的積極的哺育作用。

在莊子筆下，出現許多雄奇壯觀的景象，的確令人大飽眼福。雄奇壯觀的景象，在自然界是多有

所見的，不足爲奇。然而，它們出現在莊子筆下，又不同於自然界所呈現出的雄奇壯觀景象，它純屬作者豐富的奇特想象，是憑空虛構的奇人奇事奇怪之物。因而《莊子》也就成爲天下罕見的奇書。如《人間世》篇，寫齊地有一棵櫟社樹，其大能遮數千條牛，徑寬百圍，臨山十仞而後有枝，枝大能爲舟十數。此等奇樹怪木，的確，世上絕無僅有。《外物》篇寫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以五十條牛爲釣餌，蹲在會稽山上，投竿東海，且巨而釣。一年之內，并未得魚。後來，大魚上鈎，牽動巨緇，潛入海水，驚揚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此大魚，離而腊之，大半個中國都飽食此魚。此等雄奇壯觀景象，又是世上罕見。讀者看到此等波瀾壯闊的宏偉氣象，真是大開眼界，嘆爲觀止。如若不是作者具有如此博大氣度、廣闊胸襟，是難能孕育出這等氣勢宏偉的篇章的。相比之下，這對於先秦儒家學派的作家來說，祇能是望洋興嘆、望塵莫及。那麼，莊子寫出此等荒誕不經、聳人聽聞的寓言，究竟有何意義呢？難道他純屬是胡言亂語、雲山霧罩地「侃大山」嗎？否！劉熙載對莊子的寓言，曾有過精辟的見解。他說：「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裏却盡有分數。」（《藝概·文概》）此言可謂一語中的。即以上述「任氏釣魚」的故事論，古代就有人認爲，莊子此則寓言意義遙深，說：「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九）

莊子性格開朗，愛好廣泛，有很高的藝術鑒賞能力。他不僅欣賞宏偉壯觀的大自然景象。同時，對「警辟奇險」的絕技表演，也有深刻的藝術感受。《達生》篇，寫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不能游。看見一丈人跳進懸水急流，孔子以爲此人有苦欲死，便讓其弟子并流拯

救。弟子浮游三百步，祇見那人被髮行歌，游到水塘之下。看到此情，孔子一場虛驚，方才釋去。如果給予評分，那「丈人」跳水潛游的技能，即使與當今世界體壇跳水名將相比，恐怕也不遜色吧？《田子方》篇，寫列禦寇爲伯昏無人表演射箭，他引弓搭箭，置杯水在其肘上，箭射出後，肘上杯水點滴不覆。列氏此等高超射技，亦可謂出類拔萃。但伯昏無人却認爲，列氏射箭時，神情猶如「象人」（木偶），「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意謂是有心之射，并非無心之射）。爲考驗列氏射箭技術，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讓列氏射箭。然而，列氏看到此等驚險境況，已經驚恐萬狀，嚇得伏卧在地，汗流至踵，哪裏還有心射箭呢？我們看到伯昏無人此種峻極驚險的鏡頭，就好像身臨其境，觀看一場精彩的雜技表演，獲得一次驚心動魄的審美享受。所以，劉鳳苞評論此則寓言說：「警辟奇險，絕跡飛行，妙有真氣貫注其間，故能使正義分外醒透，非故作可驚可喜之筆，逞其筆鋒舌巧也。」（10）

在莊子筆下，描寫了社會上許多大小人物，各色人等，尤其奇人怪人的形象，更能使人銘記在心，歷歷在目。他筆下的奇人怪人，雖然形象可怖，却都是得道之人，才智德行超過常人，是道家所謂「至人」的化身。如《人間世》篇，寫一個名叫支離疏的殘疾醜人，其顛隱於臍間，肩高於頂，髮髻指天，兩脇與大腿靠到一起，五臟在上。此人依靠縫衣洗浣糊口；鼓莢播精，可養活十人。國家徵招武士，支離疏捋袖揮臂其間。國家發給病員的糧餉，支離疏可領受三鍾、十束薪。作者認爲他是個有德行的殘疾醜人，字裏行間，都流露出贊美之情。《德充符》篇，則好像是一篇怪人奇人列傳，

竟然虛構了六個殘醜奇怪之人。其一，是魯國的兀者（受刑斷足之人）王貽，弟子甚多，與孔子相等。其奇怪之處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生死不能與之變；天地覆墜，不能與之遺。孔子稱其為「聖人」，拜他為師。其二，是申屠嘉兀者，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此人雖受刑斷足，却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者認為「唯有德者能之」。其三，是魯國兀者叔山無趾，此人藐視孔子，認為孔子祇知追求諛詭幻怪而大出風頭，不知「至人」（得道之人）却把他當作桎梏。老聃讓叔山無趾勸說孔子，「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解其桎梏。叔山無趾認為孔子是「天刑之」，無法解其「桎梏」。其四，是衛國奇醜之人哀駘它，其人雖奇醜無比，以醜惡駭天下，却能惹人愛戴：「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魯國無宰，魯哀公竟以國授之。他雖無君人之位，却能救人於死地。雖無聚祿，却能飽人之腹。其五，是闔跂支離無脤，他無嘴唇，曲體跛行，其脰（頸）肩肩（細長貌），醜陋不堪。說衛靈公，衛靈公悅之，視若全人。其六，是瓮盎大癩，頸瘤之大，猶如瓮盎，其脰肩肩。說齊桓公，齊桓公喜愛非常，視若全人。莊子筆下這六個「以醜駭天下」的醜人奇人，却都是得道的超人，都有非凡的才能，受到社會的特殊敬重和愛戴。顯而易見，莊子在這些奇人醜人身上，寄寓了道家的理想，他們都是道家的理想化身。我們看了這些奇人怪人，真能新人耳目，長人識見。對於莊子塑造這些奇人怪人的旨意所在，古人早就有評價。宣穎說：「莊子雅尚德充，而特叙列殘醜，以破夫規規者與！」（二）說明莊子塑造殘醜怪人，其目的是在破除陳腐的

道德規範。其實，從藝術思想而言，莊子「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二〕}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思想特色，其塑造殘醜怪人形象，就生動形象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劉鳳苞在評論《德充符》時說：「憑空撰出幾個形體不全之人，如傀儡登場，怪狀錯落，幾於以文爲戲，却都說得高不可攀，見解全超乎形骸之外。」^{〔三〕}高度評價莊子散文在塑造奇人怪人方面所取得的偉大藝術成就。

新人耳目的寓言故事

《莊子》之書，大都是寓言故事，虛構成分居多。寓言故事，一般都具有寓意深刻、含蓄蘊藉、生動形象、娓娓動聽的特點。莊子的寓言故事，還有其獨特的與衆不同的個性特徵，即具有新人耳目的特點。莊子把他的書，分爲寓言、重言、卮言三類，其實這三類是一類。胡遠濬就曾經說：「莊子自別其言，有寓、重、卮三者，其實重言皆卮言也，亦即寓言也。」^{〔四〕}此話頗有道理。莊子的寓言故事，究竟有哪些與衆不同的特點，應當從哪幾方面去探討呢？我認爲，應當從以下三方面去研究：

（一）辛辣冷峭的諷刺藝術；（二）幽默談諧的人生態度；（三）神秘玄虛的道藝物化觀念。

文如其人。莊子爲人正直不阿，不媚權貴，不屈於勢利。他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醜惡現象，都能够用辛辣冷峭的文字，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抨擊。前人說莊文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把它視爲莊子散文的一種鮮明的藝術特色，這樣的評價是比較中肯的。在《莊子》中，說莊子寧願過貧困生活，也不願

做官，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秋水》篇說：「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這雖然是以寓言形式表達出來的，但却生動地說明，莊子寧願過着貧困生活，也不與統治階級合作的態度。《至樂》篇有則寓言，寫髑髏見夢於莊子，髑髏說：「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它生動形象地說明，莊子追求自由、渴望無拘無束的生活。然而，他的朋友惠施，做了梁惠王的相，由於小人從中作梗，說莊子要去奪取惠施的相位，於是惠施便在大梁都城搜查三天三夜，表現出非常不友好的態度。莊子得知此事，頗爲氣憤，在他會見惠施時，便向惠施講述一則寓言說：「南方有鳥，其名爲鵯鵯，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秋水》篇）惠施是否會有此等舉動，這是不必深究的。莊子祇不過是藉用此則寓言，發泄自己的牢愁而已。對此，劉鳳苞曾透過現象，看到問題的實質。他說：「惠施子非真有此事，特莊子寓言以醒世耳。」「腐鼠一喻，極雋極毒，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二五〕}的確，通過此則寓言，把世間那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鄙夫」的陰暗心理，揭露得淋漓盡致，給予辛辣的諷刺。陸西星評論說：「世道交情，觀此可發一長笑。莊生直爲千古寫出鄙夫鄙恠之態。」^{〔二六〕}這則寓言的主旨，正在於此。

基於不逐勢利，不願做官，甘願過貧困生活的思想，莊子對那種不擇手段，阿諛奉承，而取得高官厚祿，榮華富貴的小人，是深惡痛絕的。《列禦寇》篇，寫宋國曹商，出使秦國，阿諛逢迎，大悅秦王之心，得車百乘。他向莊子夸口說：「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他這番話，一則諷刺莊子無能，祇能身居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為生；二則自我吹噓，說自己有一悟萬乘之主，取得榮華富貴的才能。這種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拙劣表演，真堪稱古今「鄙夫」的典型。對待此等小人，莊子并未施以仁慈，他以牙還牙，給以有力的還擊。他說：「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莊子以辛辣冷峭的語言，諷刺曹商給秦王舐痔，所以才竊得榮華富貴。莊子借用此類小人，「以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二七〕}，顯然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道不同，不相為謀。道家學說與儒家學說，在許多問題上，都是相互齟齬的。司馬遷曾經指出，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二八〕}蘇軾以來，至明清學者，出於維護孔子的地位，強說莊子是尊孔的，這除了製造混亂，并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莊子對儒家標榜仁義，欺世盜名，是極為憎惡的。《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的寓言，對那些以詩禮為名，挂羊頭賣狗肉，欺世盜名的偽儒，給予了尖刻辛辣的批判。陸西星說：「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餘緒，斯不謂之盜儒乎？」^{〔二九〕}劉鳳苞說：「詩禮是儒者之所務，發冢乃盜賊之所為。託名詩禮，而濟其盜賊之行，奇事奇文，讀之使人失笑。」陸、劉的評論可謂是頗有見

地的，道出了這則寓言的真諦所在。《盜跖》篇，寫莊子痛斥孔子搖唇鼓舌，欺世盜名，蠱惑人心，竟使孔子無地自容，連連下拜。真是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堪稱諷刺文學一絕！縱觀中國文學史，可以說莊子對後代諷刺文學的成長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莊子》中，我們通過類似這樣的寓言故事，不難看到，南華老人不僅沒有脫離現實社會，他對現實社會還是十分關注的。胡文英對莊子的研究有獨到見解，他說：「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心腸熱，故感慨萬端。」^[20]說明莊子雖有消極遁世思想，事實上，他並沒有完全脫離現實社會，過着不食人間烟火的隱士生活。相反，他對社會上許多醜惡現象，往往都是憤憤不平，疾惡如讎的。莊子這種對待政治的態度，恰恰又促進他散文風格的形成。所以說思想和文風的形成，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不能截然分開。另一方面，通過一些生活和生死問題，我們也能看到莊子的人生態度及其鮮明的藝術特點。人世社會，五花八門，三教九流，紛紛揚揚，熱鬧非常；冷暖炎涼，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真善美醜，應有盡有。人們究竟怎樣才能應付這種繁複雜亂的社會現實，度過艱難的人生呢？的確，這是一門頗深的學問。莊子對待人生和社會問題，與眾不同，他應對如流，總是以談笑風生、幽默詼諧的態度，輕鬆愉快地予以對待。在莊子寓言故事中，表現這方面主題的作品并不在個別篇章。《外物》篇寫莊周家貧，去向監河侯借粟，監河侯是個吝嗇鬼，不願貸給，還戲弄莊周說：「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頗爲生氣，并以幽默詼諧的語言，以談笑風生講故事的方式，來諷刺監河侯其爲人。莊子忿然作色說：「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喏！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寫得很生動，饒有情趣。揭示出朋友之間，平日侃侃而談，似乎親如手足，而一旦遇到危難，却冷若冰霜。陸西星對此則寓言故事，曾經評論說：「生事蕭疏，窮途仗友，仁者當亟恤之。乃爲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爲甚於此。」（《南華經副墨》）這對於勢利之交，不講情誼之徒，無疑將是有力的諷刺。

南華老人秉性曠達，瀟灑超脫，所以能視生死如春秋代謝。《莊子》中的許多寓言和議論文字，即足以表現莊子曠達超脫的個性及其幽默詼諧的藝術風格。《至樂》篇寫莊子妻死，莊子不哭。惠子去弔喪，看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感到異常奇怪，於是就問莊子說：「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其實則不然。莊子妻剛死，他本來也很悲傷。後來，他悟出生生死死的道理，就變悲傷爲快樂了。所以，他答惠子說：「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所謂「不通乎命」，即不懂得人的生死規律。莊子所謂人生的規律，也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番道理。在一般人看來，南華老人此等言行舉止，似乎近於滑稽，不近人情。晉代的孫楚就曾經指責莊子說：「妻亡不哭，亦何所歡？慢弔鼓缶，放此誕言。」

殆矯其情，近失自然。」^{〔三〕}明代陳榮選表示不同意孫楚的看法。他說：「莊子鼓盆，似不近人情，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四〕}應當說，陳榮選別具慧眼，識破了南華老人的天機，真正體會到「莊子妻死」寓言的旨趣所在。徐文長說：「莊周輕死生，曠達古無比。」^{〔五〕}則更是撥開千古迷障，還原莊子超脫曠達的人生態度。

即使莊子自己將要死去，他也仍然是談笑風生，置生死於度外，表現出幽默談諧的態度。《列禦寇》篇寫莊子將死，弟子想爲他舉行厚葬之禮。莊子反對弟子這種想法。他說：「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乎？何以加此？」弟子說：「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說：「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莊子在臨死之前，沒有絲毫貪生怕死的念頭，能够這樣談笑自如，口出奇言，幽默非常，這種豪放曠達的浪漫精神，真是「天地萬物中，赫赫然有此一人在！」^{〔六〕}不愧爲中國文學家放派的鼻祖。

談到莊子其人，人們總感到他是個神秘而難於捉摸的人物；談到《莊子》其書，人們總感到太複雜，比較費解。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爲《莊子》書中神秘玄虛的道藝物化觀念，也是人們產生這種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莊子》書中這種神秘玄虛的道藝物化觀念，又構成莊文比較突出的浪漫主義風格。正因爲如此，人們一方面感到《莊子》之書神秘玄虛，一方面又愛不釋手。要深究這個問題，必然就要涉及老子和莊子尊崇的「大道」。他們尊崇的「大道」究竟是何物？說來，這也是個帶有濃厚神秘色彩而難以論述的問題。從本質而言，老子和莊子都認爲「道」是物質的東西。老子

說：「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不僅如此，老子還認爲「道」是看不見、聽不到、摸不着，不可名狀的東西。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大「道」觀念，認爲「道」無所不在，在螻蟻、稗稗、瓦甓、尿溺等一切物質中。而且，認爲此「道」祇可意會，不可言傳。在莊文中，就浸透了這種神秘玄虛色彩，並因而孕育了莊子文學的浪漫主義風格。

《天道》篇輪扁斲輪的寓言故事，是衆所周知的。輪扁斲輪，技藝雖然高超，但不能傳授。輪扁聲稱其斲輪技藝：「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其妙就妙在祇能意會，不能言傳。宣穎說此則寓言，正說明「道之在虛也，靜也，無爲也」^{〔二二〕}。林雲銘說：「說此一喻，正見意非言所能傳也。求道者，當於不傳處通之，則幾矣。」^{〔二三〕}他如「庖丁解牛」（《養生主》篇）、「吕梁丈夫蹈水」（《達生》篇）、「梓慶削木爲鐻」（同上）和「捶鉤者」（《知北遊》篇）、「匠石運斤成風」（《徐無鬼》篇）等等所表現出來的出衆技藝，表面上看，在具體操作上與輪扁斲輪不同，實際上它們却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旨趣基本是相同的。

莊子散文中所表現出來的「物化」觀念，實際上又是其「大道」觀念的另一種表現。可以說，莊子的「物化」觀念，從不同的角度，又給莊子散文的浪漫主義特徵，增添了許多弦外之音和光怪陸離的異彩。《齊物論》中莊周夢蝶的寓言，歷來爲人們津津樂道，並成爲不少文人騷客創作的題材。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此時，莊子已經進入「物化」境界。他感到舒適愉快，竟然忘記自己是